

走 クハク

進 シン

雲 クモ

端 ハタ





第六章 走進雲端

暑假就要開始了，但在學期結束前夕，陳臻和他們幾個社團主要幹部竟然被免除了職務，吳老師的理由是希望他們專心準備上國中的事，為了安撫他們幾個幹部，還幫他們記了好幾支嘉獎。阿國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感到不捨，另一方面又感到如釋重負，不過，他還是學到了不少經驗，下次如果還有機會，阿國相信自己將更能勝任。





皮膚過敏紅腫……」

指導老師正在介紹幾種
野外求生時可以救命的植
物，這是為期三天兩夜的野
外求生營，也是陳臻極力推薦的



陳臻就完全沒有這樣的困擾，他才是首當其衝的人，卻一點也不受影響。其實，阿國對這樣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陳臻做任何事情都是一頭熱。不過沒關係，馬上就要上國中了，真的喜歡攝影，還是可以找機會一起出去拍照。這是那天接到通知他們的幹部職務被解除時，幾個人的共同心聲，陳臻當場便做出決定，要在學期末再辦一次戶外實習活動，不管攝影或寫生都可以，重要的是出去走走。

「在野外糧食缺乏的情況下，有些植物可以救命，有





指導老師在隊伍中穿梭，耳提面命的督促，似乎山林間處處是危機，每一步都有陷阱。這一次的活動除了他們攝影社的同學六個人一組，還有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總共四組人，將近三十位同學聚集在一所位居山上的小學。野外求生是一門深奧的學問，除了要學習與大自然為伍，還要挑戰自我，在險惡的環境中創造生存的空間，這樣的活動雖然新鮮特別，但和原本的想像卻大為不同。

「搞什麼？」首先發難的是方曉華，她滿臉怒氣質問

陳臻：「陳臻，都來兩天了，我連相機都還沒碰到，跟你



「戶外實習」活動。野外求生營的規劃的確都是以「戶外為主，學習在荒野山林中生存，挑戰自我極限，所有的課程都是考驗，比在學校上課還繁重。在上這一堂「認識野外可用植物」之前，他們已經歷經了攀岩、無炊具野炊、結繩訓練等等課程，卻完全騰不出一點時間來「社團實習」。

「記清楚了嗎？我現在把這些植物混在一起，同學們分別出來辨認，千萬不要馬虎，這些都是很實用的救命常識……」





完全不一樣，你們怎麼……」

「好好好，都是我的錯，反正暑假還有時間，我再辦

「我不是要大家脫隊，只是這次活動跟先前陳臻說的

有人自行活動，跑去拍照吧！」

「是這樣沒錯啦！曉華，但是我們來都來了，總不能

沒用到。婷婷，妳說對不對？」

「我在說社團的實習，我扛了相機上來，結果一次也

議卻絲毫無人理會。

「尋寶？尋什麼寶？」李家儒也很興奮，方曉華的抗



說的都不一樣。」

「差不多啦！順便學習

野外求生的知識啊！是不

是？阿國！」

「這種活動就是這樣，

我表哥去年也參加過一次，

很刺激哩！」董克明插嘴

說：「聽說明天要舉行尋寶

競賽！」





話。

「阿國鼓足了勇氣，一句話還沒說完，就被陳臻搶了話。」

「那不然……」陳臻得意的笑出來，似乎是想到了其美的好辦法，「就利用尋寶的時候，我負責帶隊，你們誰想趁機會拍照或畫畫都可以，跟著我走就對了！」

陳臻的說服力超強，他一出面所有人都沒有異議，幾個男生反而躍躍欲試起來，本來社團實習就只是藉口，出來玩才是真的。阿國和以前一樣完全順從陳臻的安排，只有方曉華氣得不想理人，李婷婷在一邊哄她，別掃了大家



一次豪華一點的，去墾丁怎麼樣？」

「好吔！」幾個人眉開眼笑的附和著，只有方曉華轉過臉去，不想再說什麼。

方曉華轉身離開，碰到阿國時也一樣擺張臭臉。現在阿國比先前更瞭解她，方曉華做事比任何人都要認真，一旦事情不如預期，便會毫不猶豫的提出質疑，有時候阿國真希望自己有一半的勇氣，就事論事，勇敢提出自己的想法。

「陳臻，我認為曉華說的沒錯，既然我們是來攝影的





「大自然變幻莫測，前一秒鐘才純真美好，一轉眼往往變得殘暴可怕，同學們不要掉以輕心，這就像任何消防或地震的常識一樣應該牢記，因為意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降臨……」指導老師還在認真的叮嚀著。

他們紮營的地點在山上的一所國小，這裡同時也是原住民布農族的部落所在。一天的課程終於告一個段落，他們倚坐在圍牆上，看著山嵐飄過對面的山峰，不知哪裡飛來的大鳥，繞著他們上方的天空來回盤旋，陣陣的鳥鳴聲隨著霧一起散開，這時風聲也來湊熱鬧。此時此刻，阿國



的興致。

然而野外求生營並不是以趣味為前提而設計的活動，指導老師嚴謹的教導他們操作每一項野外求生技能，用芭蕉葉煮飯、打火石取火、從植物中取水、植物鑑識、練習求生訊號以及緊急的急救治療。這些訓練在危急時能提供很大的幫助，即使是在窮山僻壤，也能爭取生存的機會。

阿國可以完全瞭解方曉華的堅持，這不是一般郊遊烤肉的戶外活動，儘管她不滿陳臻的安排，但她卻是他們其中最認真學習的。





「大家好，我叫阿弟。」他露出燦爛的笑容和大家打招呼，快要六月了，阿弟穿著背心、短褲、夾腳拖鞋，長髮被汗水浸溼，緊緊的黏在額頭和脖子上。

頭霧水，他究竟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陳臻伸出手來，友善的拉了他一把，只是大夥還是一

她。」

「是啊！你怎麼知道，她是母老虎，我們沒有人敢惹

「哇！妳一定是裡面最兇的。」

華暴跳起來，大叫：「你幹什麼？偷偷摸摸的。」

一個黝黑瘦小的男孩，像是突然從地底下竄出來似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閃著亮亮的光芒。

「嚇死人哪！」方曉



他們不安的心情才慢慢沉澱下來。

「小心啊！牠隨時可以咬斷你們的脖子。」





「你一定是布農族的小孩
 嚶！這附近你一定很熟。」陳臻
 搭著阿弟的肩膀。

晚餐哩！」
 「不信啊！那妳把脖子伸
 長試試看，那隻大冠鷲還沒吃

脖子，朝天空張望。」
 「少騙人了！」李婷婷護著自己的

斷掉，信不信啊？」



「母老虎，妳那個借我用一下好嗎？」阿弟笑嘻嘻的
 指著方曉華手腕上的髮帶說：「不好意思，太熱了。」
 「你很瘋狂吔，一下突然冒出來嚇人，一下又說什麼
 老鷹會咬斷我們的脖子。你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阿弟在他們中間坐下來，接過方曉華的髮帶將長髮紮
 在腦後，氣定神閒的說：「那是我爺爺說的，天上的老鷹
 是布農族的小女孩變的，她很氣後母虐待她，所以變成老
 鷹來報復。任何東西如果不小心被小女孩從天上掉下來的
 眼淚滴到都會毀掉，如果你的脖子剛好伸出來，就會當場





他們。」

自信的表情的，「追蹤靠的是臨場反應，我有信心可以打敗他們。」

「我們又一定會輸。」陳臻拍了拍胸脯，仍然不改

「輸就輸，那沒什麼。」阿國首先打破沉默。

「這……」大家都有些心動了，其他組的同學都是些童軍團隊員，紮營、生火、結繩……樣樣都會，他們這一組不管做什麼都慢半拍，儘管指導老師沒說什麼，但好勝心使然，落後總是不光彩，他們幾個人面面相覷，心想或許可以靠這個布農族的阿弟輕鬆得勝，但是……



「當然啊！我爺爺是布農族的族長，這附近沒有人比我清楚哪裡有好玩的，如果我來帶隊，一定比你們那些尋寶遊戲更好玩。」

「你知道我們明天要尋寶？」

「知道啊！我剛才就是去幫你們老師準備你們明天要玩的遊戲。東放一點線索，西放一點線索，然後你們就跟著線索找寶藏，這有什麼好玩。我自己走了一遍，無聊得要命，走到一半就懶得走了，所以才會從這裡鑽出來。同學，要不要我幫你們過關啊？」





「嚇到了吧！這叫『撥雲手』，我們布農族都有神奇的法力，可以呼風喚雨喔！」其實阿弟隔著手指縫偷偷吹氣，巧妙的把霧推開，阿國就站在她身旁，看得一清二楚。他沒有拆穿阿弟，因為一群人目



「吹牛，指導老師說的你都沒在聽，我們要是靠你就完了。」方曉華狠狠瞪了陳臻一眼，對於陳臻擅自更改計畫仍舊耿耿於懷。

「哇！妳都在注意我，那妳有沒有聽？」

「誰注意你……」

雲霧從四面八方聚過來，一下便伸手不見五指，李婷婷冷得下巴顫抖，嚷著要回帳棚裡。阿弟唸了一連串奇怪的話，眼前的濃霧好像馬上打開了一道口，他們見到這樣的景象，著實嚇了一跳！





多，滿山都是。看，妳後面就有一隻。」

阿弟隨手一指，把李婷婷嚇得尖叫出聲。

「你們看，右邊一隻鶴鶴，看到沒？牠一直往這邊飛過來，這是個不好的預兆，我看你們還是趁早下山好了。」

「幹麼一直嚇人，你剛才那個撥雲手根本是假的，我都看到了，你吹了好大一口氣。」阿國終於忍不住了。

「哇！被你發現了，不過，這些預兆是真的。」

「哇！布農族的巫術，我好怕喔！」陳臻笑了出來，



她露出害怕的表情。他拿出相機，啪啪拍的拍起來。

「我才不信！」方曉華壯著膽子說。

「真的，我們家好幾代都是巫師，妳沒聽說巫師會做法嗎？」

「那又怎樣？」

「沒怎樣啊！起霧的時候小心一點就好了。」

「小心什麼？」

「山裡的精靈啊！小米快要收成的時候，精靈特別





但沒人附和，在這種雲霧繚繞的山林小鎮，阿弟又說得繪聲繪影，感覺那些精靈好像都活靈活現，隨時就要現身。

「我不是開玩笑的，我每天都在山裡跑，這一帶我最熟，你們尋寶要小心一點。」

「小心什麼？」他們異口同聲的問。

「什麼？這個季節最恐怖了，牠們在山林裡晃來晃去，嗚……一下子在你左邊，一下子在你右邊，嗚……鑽來鑽去，恐怖啊！」

「你是說幽靈嗎？」李婷婷躲在大家後面，既害怕又

忍不住想問。

「少騙人了，不要聽他亂說。」方曉華依然捍衛著，

但氣勢已經大不如前。

「誰說我亂說話，是真的，我敢發誓——」阿弟信誓

旦旦的說：「我敢發誓，這個季節最恐怖了，因為滿山都是……」

他認真的眼神，讓人真的要相信那些神鬼傳說，阿弟看這些從城市來的孩子，一個個嚇得臉色蒼白，忍不住笑





錯愕的他們。

這個阿弟也不道歉，嘻皮笑臉的揚長而去，留下滿臉

「哎呀！你們看，精靈搶走髮帶了，可怕喔！」

華，方曉華還沒接到，髮帶就被一陣忽然來的疾風給捲走了，髮帶在空中飄了一圈，掉落在一片亂林之中。



出來。

「是什麼？你們以為是

什麼呢？我發誓，滿山都是

山羌、水鹿、五色鳥，還有

斑鳩……哈哈，嚇到了喔！

動物要趕在天氣變冷之前餵

飽自己，你們在想什麼？哈

哈……」

他摘下髮帶交還方曉



蓄 ツム

勢 セ

待 マツ

發 ハツ





第七章 蓄勢待發

忐忑不安的過了一夜，阿國早早起床，他看看手錶，

清晨五點十分，爸爸應該已經在早餐店了，爺爺的腿傷還

沒全好，脾氣特別暴躁，弟弟又染上最近流行的輪狀病

毒，又吐又瀉又發燒，媽媽應該抽不開身，小芬不知道會

不會早點起來幫忙？她最近變得很叛逆，大小事都要抱

怨，媽媽說都是去了陳臻家才會這樣，於是不准他們再





嗎？好！」

「不行，六十不能用手拿相機，一定會抖的，來，我的腳架借你，我拍夠了。」

「好……」

阿國不客氣的接下方曉



去。小芬氣呼呼的，好幾天都不理人。阿國有些坐立不安，他們家總是從一早就鬧哄哄的，一直到入夜都不一定能安寧，自己卻在這裡偷閒，看著白雲飄過。

「嘿！呆呆的放著這麼美麗的風景不管，不拍下來就沒機會嘍！」

他一點都不知道方曉華什麼時候來到身邊。她選了個好位置，搭好腳架，俐落的按起快門。阿國忙著跟隨，但是他沒有腳架，只能搭著一旁的矮牆勉強取景。

「快門可以開大一點喔！我放到六十，可以拍到雲飄





得倒退了两步。

「哇，那是水鹿！」是

指導老師的聲音，他手上拿

了一把望遠鏡，正和阿國望

向同一個方向，「你們運氣

很好喔！平常水鹿是不容易在

這種地方被發現的，當地人帶著找

都不一定看得到。啊！牠走了，好大一隻！」

水鹿？阿弟昨天才提過。



華的腳架，因為他真的很想拍下雲彩流動的感覺，這樣的機會多難得，也許以後都不會再有。他聚精會神的取景，忽然鏡頭前不遠的地方竄進來一塊棕色陰影，阿國被嚇了一跳，天才矇矇亮，誰會躲在那片樹林裡嚇他。他把鏡頭拉近，才發現那一塊棕色正緩緩移動，一雙眼睛滴溜溜的轉動，左顧右盼著，好像正在尋找什麼。

「有一隻，我發現一隻鹿，在那邊……」

那隻鹿忽然瞪大了眼睛，和阿國的鏡頭對望起來，搖頭晃腦的像在打信號。一隻灰黑的鷓鴣闖進鏡頭，阿國嚇





照時，看見一隻水鹿喔！老師說很難

「不是啦！剛才我們在拍

待。「阿弟又來啦？」

對即將展開的尋寶遊戲充滿期

了。一頂鴨舌帽，一身打扮似乎

「什麼水鹿？」李婷婷戴

「啊？早餐吃水鹿？」

了。」

「水鹿啊！陳臻，我們看見水鹿



來，還是滿臉睡意的問：「早餐吃什麼？」

「你們兩個，起那麼早！」陳臻打著呵欠從帳棚鑽出

「沒事就好，叫你們的夥伴起床了，準備集合嘍！」

很高。

「這……」阿國搔著頭，那個阿弟，嚇人的本領真的

跟我報告過，他們被嚇得哇哇叫，你們沒被他嚇到吧！」

的朋友幫忙布置關卡，他跟在旁邊玩，二組的同學昨天才

「阿弟，怎麼？他又來嚇人了？我昨天請幾個原住民

「老師，昨天我們遇到一個叫阿弟的小孩，他——」





裡，對於他們這樣的行為很不以為然。阿國再度面臨左右為難的窘境，他知道方曉華是對的，但陳臻是一起長大的好兄弟，他早習慣陳臻會有這種反應，就算他們之間意見不同，他也總是放在心裡。而方曉華像是一面橫在他們中間的鏡子，反覆提醒他那些矛盾、衝突的存在，讓阿國內心起了掙扎，不知如何是好。

尋寶活動就在國小旁的樹林舉行，指導老師已經事先



得哩！可惜沒拍到，我太慌了。」

「沒關係，阿國，那個阿弟不是說了，滿山都是水鹿，等一下尋寶開始的時候，隨便就可以抓一隻來合照。」陳臻信心滿滿的拍拍阿國的肩膀。

「我們贏定了！」董克明和李家儒不知從哪裡跑來，一臉難掩的興奮，「這一次我們贏定了，我們剛才爬到上面看過，所有路線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不用花時間去解什麼謎題，我們一眼就看到終點了，寶藏就在——」

「小聲一點，走，帶我去看……」

陳臻跟著他們兩個人走了，方曉華哼了一聲鑽進帳棚





說。

「好了，萬事通，這一關怎麼過？」方曉華衝著陳臻

說。通往第二關的答案就在一個細長的量杯底部一顆白色

對自己的題目，解出答案才能得到線索，指導老師分別面
們的背包裡有各種工具，指北針、萬用刀、手電筒、防潮
布、急救箱、乾糧……各種不同的工具，讓他們闖關時可
以利用。

哨音響起，第一關就在操場上進行，四組同學分別面

「是啊！只是現在更有把握啦！」

面對方曉華疾言厲色的指責，幾個男生一點也不在意，他
們已經掌握了有利的情報，彷彿寶藏隨手可得。

「你們這樣是作弊啦！你不是很有把握嗎？陳臻！」

待，不時爆出騷動的笑聲。
起競賽，老師正在台上訓話，台下的同學都既興奮又期
一點一點逼近寶藏，誰先馳得點，就是贏家。四組同學一
索，然後根據那些得來的線索拼湊下一個目的地的關卡，

設置不同的關卡，這些關卡都是根據前兩天教過的一些野
外求生知識設計的，每破解一個關卡就可以得到一樣線





的乒乓球裡，量杯被固定在桌子上，他們必須從桌子上排列的植物中取水，將取得的水倒入量杯中，好讓那顆球浮上來。

「我記得老師說過仙人掌可以解渴，我來試仙人掌好了。」董克明說。

「仙人掌只能嚼爛了解渴，你要活埋那顆球啊？」方

曉華瞪了他一眼。

「那怎麼辦？」李家儒搔搔腦袋。

「誰知道這個藤蔓要怎樣處理啊？」陳臻的心思根本

不在這裡，他只想趕快衝到寶藏那裡。

「自然取水法？何不乾脆放一顆椰子？」阿國突然想

到利用別的物品讓水升上來的原理。

「竹子啦！竹子底部切開有水，對不對，陳臻？」大

家七嘴八舌，但就是沒有人知道正確的方法。

「哎呀！反正隨便亂砍一通，等到離開教官的視線，

我們再直接衝到寶藏那邊……」陳臻真的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就這樣，其他三組的同學都走光了，他們的乒乓球才





「危險的時候，你們會放棄嗎？」

「這很快就放棄啦！想想看，如果是在荒地，生命有危險的時候，你們會放棄嗎？」

「可是這些植物都快用完了？我們一定過不了啦！」

「放心，題目都一樣，只是先後順序不同而已。」

「老師，我們的題目好像比較難？其他三組都不用那麼麻煩？」

李婷婷嬌聲的抗議著。



懶洋洋的在量杯一半的地方漂浮。

「加油啊！這一個需要一點耐心，自然取水就是要你們懂得利用這些山林間可用的植物，如果你們所在的地方沒有水，單就這一點肯定





「自然取水法？老師，是不是只要不是從水龍頭接的水都算？」

「這個……是這樣沒錯啦！」

「好，那頂帳棚上的水我們收走了，謝謝老師！」陳

臻盯著眼前那頂帆船型的帳棚很久了，那個「屋頂」上盛

了一夜的露水，拿來用一定很可觀，指導老師還沒來得及

說什麼，陳臻他們已將水取下來。「老師你教得真好，我

以前還不懂要這樣活用知識呢！」

「哎呀！你們這樣，可是這樣……」

「上來了，上來了……」

他們把取來的水全部倒入，乒乓球直衝上來，他們拿

了球就走，下一關便要深入山林。他們紛紛往林中快跑，

只留下指導老師在操場上，不知所措的望著他們離去，心

中不禁擔心起這一隊成員：接下來的挑戰更難，就怕他們

不按牌理出牌，只顧賣弄小聰明，恐怕只會弄巧成拙而

已。

「陳臻你好厲害！要不是你，我們現在還困在操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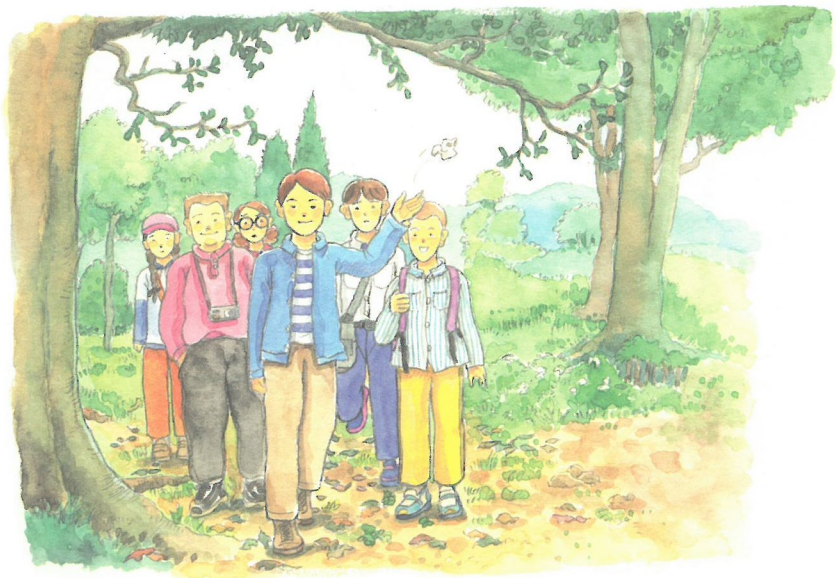
上。」





「我也記得，這裡還有止步記號，對不對，曉華。」李婷婷認出一個，忙搶著說。

「是啊！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考慮這個方向，那裡有藏信的記號——阿國細細的研讀著地圖，一邊搜尋著腦



「拜託，他明明是投機取巧。」方曉華早就對陳臻非常不滿了。

「好了，看看上面寫什麼？」阿國將封住乒乓球的膠帶撕開，取出藏在裡面的一張紙，紙上畫著附近的地形圖，還有簡單的道路和各種符號，指引他們去下一關。但是這張地圖上面的自然符號，畫的都是樹枝、石頭或稻草，這些都在考驗他們認識符號學的能力。

「這表示有危險，這裡不能走。」阿國指著地圖上一處道路中央疊起的三顆石頭。





「妳不是一直吵著沒時間拍照嗎？早一點過關就可以麼歪腦筋？不行！」

方曉華急忙跳出來，再一次獨排眾議：「你們在動什麼歪腦筋？不行！」

「他本來就很少動腦好嗎？」李婷婷也開起玩笑。

「我們又不是跑馬拉松，至少要假裝『動腦』啊！動腦就要時間嘛！」

「幹麼不直接去？」李家儒問。

「我們又不是跑馬拉松，至少要假裝『動腦』啊！動腦就要時間嘛！」

「妳不是一直吵著沒時間拍照嗎？早一點過關就可以麼歪腦筋？不行！」



海中的記憶，把老師教過的畫可能搬出來。

「好了，各位同學，現在交給我就行了。」陳臻拿走阿國手上的地圖，揉成一團便扔了。

「你幹什麼啊！」方曉華大聲抗議，卻來不及阻止地圖被扔掉的命運。

「你們忙什麼？找寶藏根本不用這張地圖。」陳臻志得意滿的說。

「對喔！我都忘了，寶盒就在碧湖旁的大石頭上，我們剛才從上面看到了。」董克明想起他們之前的發現，臉





「哇！真不公平，李老師都幫自己人。」李家儒抱怨著，「還好我們有先爬上去看過，不然輸定了。」

「笨蛋，現在才是輸定了，每一關都有人把守，這樣他們就知道我們作弊了，很丟臉吔！」這一次抗議總算得到回應，但是只怕來不及補救了，方曉華氣急敗壞的大聲怒罵。

「沒錯，我們還是回去吧！跟指導老師說我們弄丟了地圖。」阿國嘆了口氣，後悔自己為什麼沒能阻止陳臻做



安心拍照了，走吧！」

陳臻吆喝著，帶著大夥往谷底的碧湖走，李婷婷拉著方曉華往前走。這樣好嗎？阿國心中十分不安，但其他人都興高采烈，他還沒機會提出他的看法，一行人已經走遠了。

「是李老師，快躲起來。」往碧湖的路上他們走得並不順利。路上有好幾位助理老師分別守著不同的據點，他們一方面要確保所有人的安全，同時也要監督每一組同學，是否確實過關。李老師正在協助第一組的同學打「椅





頭，根本不敢看方曉華。
 捷徑並沒有讓他們減少
 奔波的時間，山路曲曲折
 折、時有時無，他們上上下
 下的走著，白茫茫的霧緊緊
 跟在身後，有時連路都看不
 清楚，本來還嘻嘻哈哈的，
 到後來只剩下喘氣的聲音，
 大家都累了，但路似乎沒有



這些笨事，一開始他就想過可能會發生這些事。
 「不必了，我還記得地圖的內容。」陳臻仍舊不慌不
 亂，「我們從下面繞過去，走吧！我知道捷徑。」
 「可是，我明明記得第二關是在涼亭後面。」這是兩
 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方曉華再一次和陳臻對上，她看了看
 阿國，似乎希望他可以附議，但是其他人已經跟著陳臻離
 開，連李婷婷都幫著陳臻說話。
 「曉華，妳確定嗎？跟陳臻走不會有錯，走啦！」
 阿國真的不確定，他根本沒看清楚那張地圖。他低著





不要賴在地上。」

「陳臻！」

他實在不該這樣說話。陳臻失去風度，是因為他找不到方向也心慌了？還是氣方曉華和他唱反調？無論如何，他的態度實在太差勁，阿國以前從沒看過這樣的陳臻。

「你負什麼責？上去哪裡？」方曉華搖搖晃晃的站起來，仍然很兇：「你只知道要出風頭，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負責。」

起風了，阿國慶幸著現在至少他們可以認清目前的位



盡頭。迷路了嗎？阿國心裡暗自緊張，只是陳臻一直沒有放慢腳步，似乎非常清楚往目的地去的路徑。忽然方曉華慘叫一聲，整個人跌坐在地上，眼鏡也摔壞了，她忍著痛要起身，卻有些力不從心，阿國伸手去扶她，卻被她拒絕了。

「曉華，有沒有怎樣？扭到了嗎？」李婷婷驚叫著。

「膝蓋有點痛，屁股也是。」

「陳臻，到底——」阿國問。

「快到了，放心，我會負責帶你們上去的，方曉華妳





出 現 懸 崖 斷 層 ， 現 在 唯 一 可 確 定 的 是 —— 他 們 迷 路 了 。
 置 ， 看 看 周 圍 的 環 境 ， 左 邊 是 一 棵 棵 參 天 大 樹 ， 右 邊 赫 然

進 チカ

退 チカ

兩 カニ

難 マシ





第八章 進退兩難

看清事實後，大家都嚇呆了，方曉華緊緊抓著身後的草叢，洶洶的氣勢瞬間落下來，她所在的位置最嚇人，差一步就會跌落深淵。

「哇！我們在哪裡？這是哪裡？」李婷婷終於忍不住

哭出來，從輕輕的啜泣轉為嚎啕大哭，但卻沒有人安慰她，因為誰也不知道該如何脫離這個困境。往上看，是一





望無際的山林，國小的建築全不見了；往下望，懸崖斷層，沒有人敢多看一眼。

「怎麼辦？」不知是誰說話，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陳臻，他一直都信心滿滿，然而陳臻板著一張臉，緊閉著嘴角，信心全不見了。

「我不知道。」他的聲音好像也在發抖，陳臻將臉轉過去，事情落到這步田地，他實在沒辦法向大家交代。

「我一直照那個方向，我的方向感應應該很好，我以為這樣走沒錯……」

「其實我們大家都有錯，對不起！方曉華，都怪我們一開始沒有聽妳的勸告。」阿國試著分擔陳臻的失誤，但陳臻並不領情。

「我還是可以帶大家走出去。大不了往回走，往回走就可以回到遇見李老師的那個地方，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這樣就沒辦法搶第一了。」

「什麼？」

怎麼陳臻還沒察覺問題的嚴重性？怎麼他還死要面子想當第一？他們六個人，一個扭傷了腳、一個嚇得嚎啕大





霧漸漸散了，卻開始下起雨，漸強的雨勢催促著他們要趕快做決定。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屋簷，雨滴打在上面發出答答的響聲，這個發現讓每個人都喜出望外。

「搞什麼？倒楣！」



哭，李家儒和董克明也是慘白的一張臉，而他毫無把握是不是往回走就一定可以回到營地。他們剛才左彎右拐的，根本不知道怎麼來到這裡的。就算現在霧已經散了，也不一定能夠循原路回去，山路錯綜複雜，萬一又岔錯了路，離目的地豈不是更遠？被困在這樣的荒山野嶺，高大濃密的森林幾乎遮去所有的陽光，他們身上都沒有足夠的裝備，陳臻心裡卻還一直想著要拿第一？

「那……你有別的辦法嗎？」陳臻反問阿國，阿國望著深埋在雲霧中的山巔，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呼朋引伴的，從來不會落單，現在陳臻漲紅著臉，阿國拉了他一把，隨即被他甩開。

「你跟他們去吧！我往回走，再找人來接你們。」

「先躲雨再說，等一下我陪你去。」

「不用，反正你也覺得我很差勁。」

「我沒說，是你自己搞砸了。」

「好，我搞砸了我自己負責，哼！」

「你負責？」阿國終於忍不住大吼：「每一次你都說要負責，到後來都是我在收爛攤，攝影社、海報比賽，每



「死定了！」衝第一的董克明大叫出來。

他們緊接著跟上去，才發現那是一片屋簷，但屋簷下只有四根單薄的木頭支撐著屋頂，除此之外空蕩蕩的，連張椅子都沒有。抱怨聲此起彼落，但沒發出怨言的人顯得更沮喪，他們連生氣的力氣都沒有了。

「趁現在雨還不大，我們趕緊往回走，中午就可以到營區了。」陳臻說。

方曉華拖著疼痛的左腳往屋簷走去，以行動來否決陳臻的提議，其他人也紛紛跟進，阿國看了看陳臻，他向來





臉的茫然。

「妳會用指北針？」董克明湊過去看，望著指北針一
來的結果也相同，我想應該沒錯。」
是在東南方，我早上看日出也是在那個方向，指北針指出
來的結果也相同，我想應該沒錯。」

「妳確定嗎？」阿國問。

突然大聲喊出來，看來她是幾個人裡面學習「野外求生」
學得最徹底的，在阿國和陳臻僵持不下時，她已經在地上
鋪好防水布，並且拿出指北針，找到了方向。



次你都說得很好聽，結果
呢？」

「王立國，你的意思
是現在這樣都是我害
的？」

「誰叫你那麼愛搶第

一，愛出風頭。」

「營地在那裡！」兩

人正大吵的時候，方曉華





是先進來躲雨——

陳臻絲毫不領情，仍固執的要自己走，阿國攔不住卻擔心他，只好再一次跟著他走。

「我跟他去，找到路再回頭帶你們。」

「等一下！這個給你。」方曉華喊住他，遞給他指北針，「快去吧！小心喔！」

接下指北針，阿國有些高興，也有些惶恐，每一隊只有一個指北針，萬一他們搞砸了，其他人沒了指北針指引方向，豈不是要被困在這裡。他想起爺爺曾說過的，能力



「老師有教啊！先把磁針對準『北』的位置，然後找一個目標來設定，我想我們大概是繞到營地背後的樹林了，所以才會看不見碧湖。只要依照指北針的方向繞回去，應該不會錯。」

「哇！曉華，妳好厲害，妳真的很用心在聽老師上課喔！」李婷婷誇讚著。沒人想過那些求生知識這麼快就派上用場。他們原本以為這次的活動安全無虞，誰知道一旦脫離正軌，就變得無路可走。

「而且老師說過保暖很重要，你們兩個不要吵了，還





愈強的人，要負的責任愈大。然而，他根本不確定自己是
 否有能力帶著大家走出去，唯一可以確信的是，方曉華和
 其他人都願意相信他，這個時候他只有挑起這樣的使命。

迷
 霧
 森
 林





迷霧森林

第九章 迷霧森林

「陳臻，等等我……」

像是在賭氣般，陳臻

一路走得很快，終於在一

條三分路口停下來。這一

條三分路，一條往上，一

條往下，另一條是從荒煙



「好，你不相信我，我們各走各的。」

「你根本搞不清楚東西南北，你上哪兒去？」

「搞不清楚的人是你，我很清楚目的地在哪裡。」

「你很清楚？你如果清楚我們現在就不會這樣了。陳臻，你不要這樣，你這樣做很不負責，你知道嗎？」

「我不負責？哪一次事情不是由我負責，你只在旁邊看，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原來他們的友誼如此脆弱，阿國嘆了口氣，決定不再隨人擺布，他無力影響別人，但至少他要為自己負責。



漫草間踩出來的，還留著凌亂的鞋印，陳臻順著鞋印的痕跡往前看，不禁樂了起來。

「應該就是這一條，這麼大的鞋印，應該就是董克明的腳印沒錯。」

「這條根本不是路，地上那麼溼，萬一滾下去——」

「你不相信我就不要跟來啊！誰叫你跟來的？」

「我不是要來找你吵架的，陳臻，你這麼衝，遲早會出事的。」阿國指著一條向上的小路，一邊調整著手上的指北針。「根據指北針的方向，我們必須往西走才對。」





這樣，半個鐘頭以後應該就可以看到營區，最慢中午以後，就可以脫離這個厄運。但陳臻呢？阿國甩甩頭，他要專心在這一條山路上，只要為自己負責，現在只能這樣了。然而，阿國才下定決心，就聽到一聲慘叫在幽靜的空中爆出來，那是陳臻。

阿國一秒鐘也沒遲疑，回頭便往陳臻慘叫的方向奔去。下過雨的山路特別泥濘，陳臻走的那一條更加崎嶇，阿國走著走著，已經無法辨別方向，腳印沒了，他只好循著被輾過的野草蹤跡探去。



「你說的沒錯，陳臻，我不能一直這樣，我應該學著負責。」

「好吧！隨便你，迷路了不要怪我沒提醒你。」

「好吧！就這樣，再見！」

陳臻氣沖沖的踩著草叢離開，阿國頭也不回的往山路邁開腳步。大雨這時候終於停了，山上的天氣詭譎多變，才一眨眼，暖暖的光線已經穿透樹林灑進來。阿國比對手上的指北針，抬頭望了望頭頂的太陽。方曉華說的沒錯，東北正對西南，他的方向也是正確的，如果路況一直保持





「陳臻！陳臻！」

阿國放聲大喊，他實在慌了，陳臻在那一聲慘叫之後便失去聲響，他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他叫得太急，沒注意叢林間發出一連串沙沙的響聲，滿山大霧，什麼也看不清，只感覺到好像有東西在他身旁移動，那到底是什麼？等他發覺時，阿國嚇得跳起來。

啊，是……一隻山羌？

天空響起一聲悶雷，大雨又下了起來，山羌在雷響的前一秒鐘迅速竄入草叢，似乎早已預感風雨將來襲，阿國



也無心躲雨。他鬆了口氣，一屁股就坐在爛泥上，雨水從天上狂洩下來，寒意從腳底往上蔓延，阿國知道如果他一直不動就會凍死，但他真的累極了。陳臻現在到底在哪裡？忽然前方草叢裡有一片閃亮的金光，他撥開草叢，竟然是陳臻隨身攜帶的數位相機。





「你受傷了？我幫你扶
死定了。」

「太好了，我還以為我
死定了。」

「太好了，我還以為我
死定了。」

腳卡在一片土堆中。

動。陳臻跌坐在地上，一隻

腳的叫喚，也不敢輕舉妄

動。陳臻跌坐在地上，一隻

水鹿，因此就算陳臻聽到阿

國的叫喚，他們先前隔著一頭

的地方，他們先前隔著一頭

原來陳臻就在前面不遠

的地方，他們先前隔著一頭

「阿國，阿國……」

牠也被阿國的叫聲嚇著了，

屏住呼吸，悄悄探出頭來。阿國驚叫出來，是一頭水鹿，

陳臻，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而且方曉華他們也在等他，他

竟藏著什麼？似乎比山羌更大，阿國躲了一會兒，又想到

躲到一旁的小土丘後。那一片樹林整個搖撼起來，後面究

下面的樹林又有騷動，阿國倒退了兩步，小心翼翼的

「陳——」

怎麼會掉在這裡？陳臻呢？





起來。」

「我滑了一跤，滾下來的時候腳被卡住了……阿國，」

「啊？」

陳臻欲言又止，儘管滿臉歉意，卻是連一聲對不起都

說不出口。

「你是對的。」

「我有指北針幫忙，當然不會錯。」

「不是，我是說——」

「別說了，走，把手搭在我肩上！」



回
家
的
路



第十章 回家的路

好不容易折返回來的山路，他們到底耽誤了多久？

兩個人完全沒有概念，況且陳臻的錶也摔壞了。阿國扶著

陳臻走，他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沒好到哪裡去，全身忽冷忽

熱的作怪，肩上因為拖著陳臻而感覺特別沉重。阿國心想

萬一拖到傍晚，到時氣溫會更低，其他四個人還困在山裡

……怎麼辦？





啊！

陳臻挪動小腿時，不小心一個拉扯，痛得慘叫出聲，血流得更厲害了。怎麼辦？要止血才行，急救包都在方曉華那裡，他身上除了指北針，什麼都沒有。

「算了，你自己都——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坐下。」

陳臻坐下來，拉開褲管，小腿上沾滿污泥和血水，最嚴重的一處傷口不斷冒著血。

「你快走，我等你來救我，不要讓我等太久。哇！痛

啊！

陳臻挪動小腿時，不小心一個拉扯，痛得慘叫出聲，

血流得更厲害了。怎麼辦？要止血才行，急救包都在方曉

華那裡，他身上除了指北針，什麼都沒有。



「哎呀！」陳臻哀叫起來。阿國剛剛急著趕路，顧不得陳臻的腳傷，這時低頭一看才發現他的褲子已溼成一片殷紅，原以為只是輕微擦傷的小腿，正滲出汨汨的鮮血，傷口因為不斷的摩擦，好像更嚴重了。

「腳好痛喔！」陳臻呻吟著。

「糟糕，我以為只是擦破皮。」

「沒關係，你先走吧！」

「不行，我怕山裡有野獸，而且我們應該快到了，前面就是下坡，你忍一下，不然我背你走。」





「我很好，這些紫色的小花叫做紫花酢漿草，莖和葉都可以吃，放心，老師說的我都記住了！萬一肚子餓了，我就吃這個當生菜沙拉，你快走吧！」

「沒問題！」陳臻勉強苦笑著，血終於稍微止住了。

裡等救援沒問題吧？」

「沒關係，我等一下用跑的就不會冷，你一個人在這

「你這樣會凍死的，幹麼脫衣服？」

這樣做對不對，只怕又搞砸了。

拙的綁在陳臻的傷口上方，一雙手顫抖著，他實在不知道



「我記得老師說過，止血時要先把腿抬高。」阿國推來一塊大石頭，抬高陳臻的小腿時又是一陣慘叫。阿國有點後悔，也許一開始根本就不該移動他，陳臻的腳大概真的斷了，傷口沒有固定，又被他拖行了一大段距離。阿國於是脫下襯衫，笨





「還開玩笑，不會痛嗎？」

「會啊！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跟你在一起很放心，阿國……剛才我們吵架，你說我不負責，說我愛出風頭，其實，其實你說的沒錯。」

「啊？」沒想到一向驕傲的陳臻，竟會這樣誠心的反省自我，阿國有些吃驚，不知如何是好。「我說的都是氣話，你不要在意。」阿國也有點不好意思。

「我之前確實很在意，剛才我跌倒後，不知道該怎麼辦，心裡很害怕，也很生氣，但是一聽到你的聲音，我就

知道自己錯了，要是你，就不會像我這樣，每次你都幫我，把搞砸的事扛下來，而且從不抱怨。」

「誰說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數都數不完。」

「真的？你抱怨的事情都跟我有關嗎？」

「有啊！一大半都跟你有關。」

他們相視而笑，沒想到認識了這麼久，直到現在才說出心裡的想法。爺爺說的沒錯，將軍有將軍的職責，小兵有小兵的任務，沒有人可以被看輕，除非你先對不起自





去。」

阿國攀著一根藤蔓往上爬，身上只穿著一件短袖T恤，一進入叢林，手臂就被咬人貓刮得隱隱作痛，還有一些葉面帶刺的蕨類，毫不留情的刺穿他的皮膚。這條「路」呈四十五度傾斜著，不四肢並用根本上不去。

阿國感覺身體愈來愈沉重，體力早已超出負荷，仍不顧一切奮力往上爬。他從來沒像今天這麼認真過，在山上遭遇這一連串的事情之後，阿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催促著他振作起來。他覺得自己此刻格外清醒，彷彿前方



人。盡其在我，肩上挑得起重擔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人。

「咦？這不是曉華的髮帶嗎？」

陳臻拾起落在他一旁的紅色髮帶，是昨天從阿弟手上飄走，被強風帶走的髮帶。

「太好了，從這裡爬上去應該就可以回去。」

「你確定嗎，阿國？」

陳臻變得小心謹慎起來，「指北針是這樣顯示的嗎？」

「我看看……沒錯，應該不會錯，你等我，我先上





的道路上有一個全新的王立國正等著他。

「加油啊！」

突然見到阿弟站在矮牆上向他揮手，一張笑彎的嘴齜著白牙，長頭髮在風中擺蕩。「啊，這不是昨天那堵矮圍牆嗎？」他終於從迷宮中走出來，這一場森林躲貓貓的遊戲實在太殘酷！阿國看見阿弟心裡很高興，心瞬間踏實下來，於是更努力的往上爬。

「還不來幫忙？」

「你都到家了，還幫什麼忙。」





小 兵 立 大 功

到家了？阿國加速靠近那堵牆，阿國攀上去，眼前豁然開朗。沒錯，就是這裡，昨天他們一群人就是在這裡，肩並肩坐著看日落，相互取暖，看飛鷹遨翔……

那正是國小旁的圍牆，營區就在上面，幾位指導老師發現他，都緊張的趕快跑過來，看樣子老師已經找了他們很久。阿國抑制著眼淚，迫不及待的告訴老師，陳臻和方曉華他們現在正等待救援……。

